青溪暇筆

青溪暇筆序

青溪發源鍾山由金陵臺城之東南注秦淮國家創業定鼎于茲開拓城隍貫溪于中予先祖自燕雲仗戈從

文廟靖難入京師僑寓羽林營內逮于己丑十有餘年生指日繁顧先人敝廬湫隘弗能處乃稍遷而南得舊屋二十餘楹困陋就簡區為堂室以安家累適在溪西相去不百武而近乃扁曰青溪精舍公暇復捐俸入之餘儲典籍於中以自遣且以激諸子姪為閱者過聽而不察遂以予為肆業者每

相遇而問難談辨或者至以觚翰之責委之堅不可拒於是不得已俛勉從事以酬其意嗚呼自予未毀齒而失怙恃雖仰承先祖餘光食有官廩而嬛嬛在疚踽踽獨行族之人有媢嫉其孤者方且鴟張狼顧欲肆吞噬正當讀書之年丁此不造命也既弱冠襲有先業雖頗有志於稽古然出自枕戈投石之旁入乏褁粮負笈之奉其後既以為當道所顧而又縛以吏事戴星而出日晏而歸精神驚亂雖欲親青燈而磨鐵硯胡可得哉此予之樸樕無似進寸退尺者勿佐手不能不自恕也今年

鬢髮蒼浪弁盡跡矣奔走紅塵猶未已也歸其故
書散則棲床溢案連屋塞棟者不啻鬼謝焉至其
應酧指摘顛倒泛亂如物刺目本欲覆諸甕缶又
念精力所寓不忍遽弃於是收殘拾斷得詩若干
[illegible]題曰風樹稿志蚤孤也得文若干首
[illegible]題曰定軒集表所居也其間得於賓
客之緒餘者於經史之糟粕或親覩諸物或有感
于心多則百餘言少則數拾字甲書于敘籍紀于
方州日漸以多其中可驚可喜可怪可笑可考可
疑者有之惟言人之不善者蔑焉亦復不忍弃去

錄為二卷題曰青溪暇筆别其在詩文之外也夫古之大賢窮經治事之餘必有日錄以志其所得若[illegible]司馬公涑水紀聞元稗官小說街談巷語有所不遺焉纂予以尺籍伍符之士識淺而見[illegible]乃欲效顰先賢不亦僭矣乎雖然泰嶧龜蒙大小不同而同曰山江河潛沱廣狹不同而同曰水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於世何賴哉其又自恕者如此此外有窺豹錄兵談纂類神醫胗籍避喧錄並身鶩策詠史詩敘說古千字文解發蒙數或已板行或已稿並兹不縷贅嗚呼觀者勿以

誇彡闢靡為予誚矜其志而恕其狂可也成化癸

巳三月之望守素道人姚福世昌書

青溪暇筆上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塩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人天下豈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任池州素無人心恐汝去不能免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

耳鹽貨不可得也悉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

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

而攻之

太祖與之棲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

謀廟筭皆自天縱非一時英傑所能知也其時友

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

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

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

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畧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

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手其後交諒雖不安慶然交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舘州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暇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交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註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瀛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
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也此
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云
太常博士顧錄字謹中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其一
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
中
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錄詩歌帙蓋深喜之也四明桂彥
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久以知之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
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祝文有予我
字
上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
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
釋李淑通明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恰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於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烟草石城愁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

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

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福勇致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當西邊拿得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適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建閱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之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克容循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慎其故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徵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決得朽骨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寮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

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荊榛井忽
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懐中旋復入井乃繞井索之
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而能感天者觀此可
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
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
顛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曰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人
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

將定遂不復見

上自為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剌闥名三風寶鷄人賓死殆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為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蔕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群臣上

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群臣亦多為贊以詠其
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
人然則瑞手妖手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頗大
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
順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
成勑翰林院凡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
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
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
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所

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峡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閣其家有張三風所留蓑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善出以示福其蓑垂鬚已秃但餘絕千結彼之及滕笠已亡箬獨殘貽耳善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句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横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蓑頂笠遶園而呼我也去二載大獄與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

前後圃中及隙地内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世用為福言伊王佐國急於政其母舅萬其登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厚遣還國王廷辭請罪萬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況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

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
時
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國內之道我
太祖真英主哉
永樂初書遣使往天竺迎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
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
𠺗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
之曰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
知手且其所念唵嘛呢叭𠺗吽云俺把你把你哄
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云昊種西夏自稱兀卒

宋人亦有兀卒近無祖之說以是而論繼嗣之言
不為過也閩之長老云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簞之糧有人於囊中取乾
豬乳十餘內氣其中環繫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
以濟北軍豬乳蓋預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
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
雞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
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
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

乃以食鷄對守亟令覓老鷄食數十全當死因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蟲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當慮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下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似有先見之明歟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陽衛廵補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息則知乃疾也非怪也卜大用都閫往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兎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盔為杵舂邊鄙老校笑其拙教以高阜掃淨地坎之如舂然剪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為杵以舂甚便也出軍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

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牟箭許而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牟箭許劄亢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卻即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群謝提索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致謝瓚乃識認之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寧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

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恥之士使窺中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為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坑中以二僕尸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

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扁人復甦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潛聽之但聞掐念

殊歷　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
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
用也予親見之于雨花臺南田間寺中比與希夷
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宋神宗朝判國子監常秩等乞追謚孔子為帝號
判太常寺李清臣議曰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之所不與今無其位而帝之非聖人之本意福
按清臣之議非矣苟如其言則王號亦所不安只
宜用當時生爵耳亦何以表後世帝王之崇重師
道哉夫孔子者有帝王之功於千萬世之下受其

圖極之恩者也雖追贈帝號亦豈過乎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且引朱子答王子合書云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以為不然蓋先天圖法象皆自然不假人為且有說卦為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之所疑者先天二字不見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易道廣大無不包括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

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象山陸氏以為以易有太極而無無極此無極二字出老子不當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辨然欲明理豈可以他人嘗

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体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傳序乃曰体用一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能舍此二字不聞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有以夫

温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為孟子解二卷稿授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雖父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三傳以為趙穿因盾不討賊

故書有弑歐陽公作論非三子以為真有蓋弑君之賊豈皆手戕必有為之黨者此則首主謀而穿弑之也三子之說亦未可廢如今律家殺人則坐主謀亦春秋之法耳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喑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則奸究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潛夫論其述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飭之人身不蹈非義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赦之不人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万無一二

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執而不得討遣盜者賭物而不取夫養蓑莠者傷木稼惠奸宄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而書曰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王之備則責以迁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苟不赦焉貫知囹圄縲絏之中果皆不善之人邪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俟知道者共詳焉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沒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審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重徭橫歛悉除不復以病民令民有田者畝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宋太祖初受禪欲都關中晉王曰在德不在險太祖曰晉王言雖善然吾欲都關中者欲省冗兵耳

其意蓋謂省漕運也及不得已還汴歎曰不及百年民力疲矣又有歲幣之費我朝國初亦欲要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創業已倚建康為本根吳王之地矣且東南元時不甚遭兵燹富於他方而漕運尤便洪武初年元之遺孽既以遠遁又久安之勢遷之為難故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以都之及洪武末如乃兒不花本雅失里屢為邊患故太宗既正位後遂以潛邸為北京以比前代兩京故事其實懲胡虜歷代之患為子孫萬世之計也既建北京不免屯重兵以守之居重兵則

不免漕運之費、矣建都之難有如此、夫北溪陳先生性理字義謂人無後者、不可以異姓續、嘗見操刀事為証、金華鄭謐註郭璞葬書深非之、謂人取平人以為後、猶勝無後者、其意以為厥初生民本同一氣、此言蓋有民吾同胞之意焉、陳襄上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疏其中有云、漢興有楊雄可為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興禮樂、福按房杜固非禮樂之臣、然相業善於他人者、亦已多矣、而楊雄豈可以當法度之臣歟、襄蓋徒為文所衒耳、未能稽

其實也、
井之九三小象傳曰、求王明、荊公觧云、君子之於君、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以不取取之、福按此言可以占荊公心術出處之槩矣、公在翰林、每拜官必再三辭、自入政府不復辭、亾諫不聽、輙乞罷以要君、是用退而為進、以不求求意也、是二者、老聃孫武權謀取予之術、豈易之道哉、王伯厚以為文義精妙、諸儒所不及、不之察矣、且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已安得而不求之哉、況經文自有求字、何以為此矯揉之說也、

李令伯陳情表中云臣少事偽朝此句非矣令伯嘗師譙周而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福嘗戲云譙周先為劉璋奉書乞降又為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李昊先為王衍草降表又為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也

王安石上神宗書有曰本朝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此其所以獲天助也其言可謂善矣而其後乃有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說以一人之言而始終相渝如此可恠哉

鄧禹初謂光武曰為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悦民心福按此二句文義自黃石公三畧中來光武取天下以柔道皆本於是書故史臣贊之以審黃石存苞桑易曰納約自牖蓋禹當時有以見光武之存心矣東漢之興不亦宜乎

禹貢雍田上上揚田下下秦少游曰今之沃壤莫若吳越閩蜀古揚梁州也皆在下等之中福按禹貢以土地厚薄言若以關陝內外山之東西春種秋穫民高卧以待其成吳越則男女少長無日不在田間況搬運糞壤有如貨財是以人力勝地力

耳使天下之人皆然夫何不可是在勸農者振如之張子房始終為韓報仇千古無人識得惟程子始云既藉楚以滅秦復用漢以滅楚其出處詭譎亦無人識得惟邵子始云始知今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福按此事等如曹操分香賣履皆是英雄用心欺欺千古而不知千古之下乃有豪傑又洞燭其心也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篱以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尼黃東發譏之曰此皆全家病風耳福謂今之病風若蘊者多矣安得神醫者一起之故特表發東發之言以省夫世之愚

者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郜防而以歸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廷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為正以王命討不廷所得人民土地當悉盡以貢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柰何擅與之乎無王結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為何說也

黃山谷云男女婚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立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戚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

讀翁此言使人胸次如澡氷雪當書之座右與同志者共之天道鬼神皆惡盈滿佛書云此世界是名闕欠世界亦是言天地間萬物自然不能周備自古聖人如堯舜極矣而子又不肖至於舜起側微遭父母頑嚚則已不及堯遠大凡享盈成之君必不能壽考稍長年者必創業之君五福全者幾何人哉所以君子履盛滿而思戒常加貶損則受益多矣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將薦芰其子芰命去建柳子厚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安得為道東坡則曰屈建

楚卿之賢者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蓋恐國人議其將死之言不在於民而曰腹是憂其為陋甚矣福則曰言已出諸口聞諸人播於諸侯傳於後世薦不薦何損益於是哉殆恐事因屈建去而後六經言雖有所自蓋亦不究其實而輕和之者也且太史公書之今之史記是也既先黃老何為列老子與申韓同傳既後六經何為進孔子列諸侯世家蓋太史公為學博而不精則有以為信道不篤可也以為後六經則非矣叔孫通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福讀此然言後知通為俗儒

矣夫進取之與守成爲有二道哉縞素發喪此禮之大者漢得天下由此道也非儒生之論而何通反笑魯兩生爲鄙儒嗚呼亦不自知其鄙矣史稱晉釐侯儉而不中禮由是唐之變風始作福謂古今喪亂未有不由奢以致之者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釐侯雖過於儉非所當譏也東萊云田子方子擊二人驕則一般福謂子擊終能孫謝子方過方遠矣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

程伊川胡致堂吳養心作一項說劉屛山王伯厚
作一項說今備錄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
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大尉此問非也
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
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
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
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
以為此屬蓋為身謀非真為國家也屛山曰周不

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
皆右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兵情也方漢氏謀誅
呂特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
矯納勃北軍復令説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
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衆軍豈不知勃
為劉氏而來哉勃以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
云尒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安
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為呂氏右
袒為劉氏左袒按儀禮註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

右攷覲禮乃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全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福謂周勃之閒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布人袒右之令畧同無他義也獨伯厚之言實為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茅旌鸞刀祭祖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有歸也以是觀之肉袒示受刑自是戰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獻民

俘者操右袂亦此意也

温公迂書士則篇有云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福謂此言可疑竊如是則氣質之愚者不可求變化矣

青溪暇筆下

蘇老泉有知人之鑒作辯姦於王安石未用之前先儒以其說為幸中殆不然哉觀其名二子說不二百言斷盡二子一生出處非知人之甚明能若是乎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云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後儒以為確論福竊以為不然蓋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嘗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在其所不平至以譖者之言而殺曲端謂之長於知君

子可手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力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雖然此福之所見也尚有俟夫君子而詳焉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金鑑錄末章載韶州有儂智高伏青事不至三百餘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無妨而以獻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然或今之所謂金鑑錄者恐是偽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會其說與

鄭昭公惡高渠彌而為渠彌所弒左氏謂昭公所惡

福按此猶鄭公之惡惡而不能遠者也是以見軾兒子伺讀郭太傳聞太之為人在漢末有類康節之在宋伺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恐非太之所能及也予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作一項看近代史又作一項看盖近者詳而遠者畧也林宗在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為康節之所取然汲引後進似非康節的能令人謂康節為自了漢亦不為無謂至於太之言曰我仰觀天象中察人事覺事不可為此豈非康節之前知乎惜其四十二而死使其得年其不著書傳世然康節雖著皇極經世

書今觀之如打哂碑豈能望後世必傳哉且太在漢末已為同時所服故蔡伯喈曰予為文多矣惟郭有道碑無愧色此言可見矣

世傳鼉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王均澤為予言一日與其壻劉弘濟行隴間閒鱗甲珊珊聲有變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並行至楙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吐而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螮蝀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參蟄有吐之者似手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者焉其形如猴而小

尖觜肉翅雷收聲後亦如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若但啗之本草則謂之霍肉且曰無毒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可作脯與食之此畜謂天所雷霹靂者是也

蛇頸化鼈蔚千户當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夏復自擲者十次若一趯觧少焉手足出矣久之蹒跚入沙而去故鼈未入水腹下上有蛇紋皆食之殺人礜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注蟈

螻蟈蝦蟇之類黽耿黽也尤恐鳴壯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蟲無聲福謂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為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鍮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於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可不殫紀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縋之有龍湫潭中能致雨須以長繩擊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遂止試之

有驗福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此告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相感理或然也

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近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蓋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開穴口小而中空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嘴縱橫畫其上如符篆然其楔豁然自開人亟取楔觀之効其畫文畫鎖鎖亦自開若慮其所畫不明則以粉塗楔須臾則明白可辨福謂此事雖莫定其果否然虎狼分食鸛能禹步亦古人之所言豈得

無謂也

湖居人養鴨無慮千數晝則雜放之若不可辨為誰氏者暮歸則各以曉呼之無一混淆物豈不灵哉

劉世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攜屠者治之以罪牯為人買送灣塘為傳磨麥老死又言見象母将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死子亦踴躍而斃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死鶖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将熟揭釜其一即飛入投湯而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

見人牽牛其犢斷刃奔走而泣一傳見憐并其子
母而贖之且圖其狀傳於世
康衢謠列子之寓言也未必堯時民俗之歌豈有治
天下五十餘年而尚不知治與不治戴己與不戴
己而為聖人也詩皇矣篇與此不異蓋列子會閭
手憂人歌二章非歡酒醉歌蓋下民怨桀無道忍
歸湯也采微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此言以
非夷齊所出夷齊自義不食周粟豈嘗以武王為
暴哉扣馬之諫先儒固已疑之矣飯牛歌獲麟歌
皆七言七言之作其來尚矣萬章聞百里奚自鬻

於秦孟子曰好事者為之也然虞翁歌獨非好事者為之乎劉坦之皆取以補選詩之逸當有可議陶淵明詩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以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云獨無依亦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荆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較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簀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予和揮盃勸孤影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帝應物質稟去陶靖節不遠効陶之作

式穀似之如所謂䝉舒遠世蹤生望還山雲為淵明寫真又如喬木生夜凉流雲吐華月喬木落蹤陰微風最殰㝠雲淡水容夕雨微荷氣凉等句真無一毫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然遠峰史謂其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其人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人家上塚最宜携幼以往蓋使之識先世體䰟之所在不至久而迷失也古人有云上塚亦携龐老家亦此意也

漢高之誅丁公是以帝王之畧濟其權謀之心也溫

公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甚深不知項莊又
受封已屈於大功矣罰必先親賞不遺遠之道果
何在乎李宗表有詠史詩云馳車劉上語張良舞
劍鴻門刼項莊交友恩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
忘楚歌自此聞垓下漢爵徒能得射陽若識亞父
爲龍虎氣丁公遣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公一人
可以誅乎

薛文靖公詩曰即非有道身能退自是無才老可休
真君子之言也

顔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諸人之風致豈獨為

詩試小傳也與秋胡詩此章俱善於叙事而詞調無美讀之令人忘倦鮑照東王吟讀之使人泣數行下今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之間白首而弗沾一命閱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王荊公詩范雎相秦傾九州一日立斷魏齊頭世間福故不可測簀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為福故可以見荊公之心矣然其言警策不可以詩論

荊公譏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三句用退之惟陳言之務去末句全寫其贈崔立之詩語

盖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於文、而往往蚑蟜雜螻蚓、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章無補於世哉、荆公之言、亦可謂無忌憚者也、

劉後村詩云、興亡畢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此名言也、

趙子昂絶句云、槐庭風静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閑看行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事、言詞奇婉有深意、盖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心、看秧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言則彼此俱是一場春夢耳、古人咏詩、用意如此、今

人是何等作事、東坡題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蓋褒李而貶徐也、詩俱見廬山記、福按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鳥圖、背圖初名公所題、而故謹中書一絕於鐵笛之後曰、畫中題品畫堪憐、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真魂招不起、鳥啼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友人彭三吾有王嬙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畫殺、憂亂要人圖、得風人之體、

歐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

丁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一時以為莫及、福按南唐書所載仁宗釣魚不止、時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釣興正濃碧池春溶水溶煖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銘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規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陳聯文則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
别文辭抑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别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
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
几筵孰别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
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
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而

可以備諸體雖然徽劉氏不足以啟陳氏徽陳氏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廢彼焉

杜牧之有燕將錄文甚雄健精鄭朱先生作秦士錄以擬之亦奇絕皆未必有其人寓言之類耳

宋高宗建炎中以己所常用之硯賜秦宗杞硯上刻御書銘曰櫟瓠濡墨兮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今世可行嗚呼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之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縣官箴所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者同為不刊之言

也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
忠臣何為不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為韓通立傳
此當時所以議其為第二等文字也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才博雅宋公既出當
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
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郁
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
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龍門子則以八十
八日而成其所以優劣歟

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
經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
耳且不欲顯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
本義東滙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有以過之也
永樂初輯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
取
歐陽公與尹師魯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
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秖依此寫晉以
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
知篆蓋秖著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入

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俗謂急遽曰三不知按左傳哀公十九年荀文若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文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所謂三不知卽始中終三者皆不能知也世俗之言蓋本諸此可補入釋常談

程氏遺書第六卷內有十字云君事兄嫂晦謹嚴堯放曠朱子謂間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福按此言恐是論溫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晦叔謹言堯夫放曠也失去四字故在成語耳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福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

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言二等諸家之註皆欠明白福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也並也止也

齊衛敬瑜妻王氏詠孤燕云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古人思義重不忍更雙飛吁可以人而不如鳥

手古之選詩者不録何也故特表而出之

會稽鄧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宣和徽宗嘗賜名太乙盃歆酒可療弱疾唐遇士擘士為之贊曰剖丹砂劉乳石析玄金白白璧陽燧輝方諸溢離化精坎成質規其形運軋則處其中涵太極假灵氣薦瓊液丹田滋玉池濡九垂逍三尸屋齊日月壽以罔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潛太白尔宋大觀求所懌賜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數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孔明遺仲達以巾幗婦人之服見晉書宣帝紀而三

國志不載豈陳壽為晉諱歟

今世所傳曹子建七步詩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之本傳無此不知出何處唐康經籍志子建雖有集二十卷今亡久矣而劉義慶世說新語所載又稍不同曰煑豆特作羮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福按蕭統作文選恐經其手而删之也歟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名曰蠋蝼魚元陳孚為使至彼彼國君臣以是餉孚蓋儒孚也椒取二目啗之彼

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在二目、故福壽聞此於
先達、及考乎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以俟
夫博聞者贊焉、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鄫
子用之、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
氏公穀或以為用之牲以祭神、或以為扣其鼻血
以釁社、或以為持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
所變、福以為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見載
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蓋諸侯以強而害用
其弱、聖人秉筆、自當據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

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為此隱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宜書曰某人殺其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語有雖欲無用之言、遂以用之為祭牲、故耳福竊以為用之者、蓋兩貴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中無字諫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若曰不書為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春秋之為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

焉可哉、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十行俱下、皆紕謬之言也、夫人之灵灵、以一心、雖有雙目、豈能異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足為信史哉、

呂氏春秋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福按伊尹生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若劉備生樓桑之類爾、

元史載角端一角、能識方人言、福謂四夷之人、其人之形、而尚缺其舌、安有獸形而能人言乎、

古稱黃帝乘龍仙去、而胡氏皇王大紀、直書葬橋山
所以解後世之惑也、
近日士夫中、以扶箕降仙為戲、降者多在世無根漂
蕩之人、往往頗能詩詞、故俗人相聚以駭欺福謂
可一言蔽之曰、伯有為厲之類耳、
小學書所載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媯生文公、其娣
二字、蓋衍左氏原文、又娶厲媯生孝伯而言、今此
句已刪去、遂誤蒙上句耳、蓋姜本齊姓、其娣無緣
為陳姓也、又高柴出而門閉、誤用出字、今考家語
言逃之徒、郭門未嘗言出也、此二者雖非大義之

所聞然亦不可不察

禮記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石梁王氏註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福揆同時之人官與名未應如是之無異且杜預氏謂春秋太以宰名官者惟魯宋與吳耳以是

論之、陳無太宰明矣、豈非經文誤哉、蓋前太宰話三字、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太宰話、後太宰話不當闕、以問二字、周禮師交問摟皆大小行人之職、此係勞師、非行人之職、而何哉、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之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其誤乃爾、

人所聚為一火今人易火字為夥殊非本義木蘭詞
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為物聚之則明
散之則滅或曰同炊爨故曰一火
南手趙輔之著雪航膚見言史事景泰間印行其中
說陳摶隱於華山夜觀星象見洛陽甲馬營有紫
氣盈空附掌吟曰甲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定着
黃袍從今天下都無事我向山中睡得牢福按是
詩乃潘紫岩題國南軒睡圖詩此但改已作定改
這回作從今改可是作我向以附會之耳福少嘗
見他處有陳摶一帙其文頗雜劇蓋小說家也中

有此詩輔之信之誤矣輔之名弼漢陽教授又魯

菴效顰集與此書皆嫉邪之意

程子語孔明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朱子說既濟

初九曰如曹操朱子語蓋誤以為孔明耳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拔都其傳文大段相徵有小異細續之蓋一人誤

分為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古今名人為姓名同所害亦大不幸也苟知之而不

為辨亦未為人福不暇他及今記一人於此宋張

先字子野詩詞有三影之妙世號張三影詳見道

山清語歐陽公誌墓云年四十八而卒且極稱其人静重長者而東坡集又有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命作詩以贈者注引高齋詩話云尚書張先生子野詩有三影膾炙人口世謂之張三影吁引之者誤矣三影與歐陽公同時為鹿邑令以死亦京人也此子野乃杭人陳述古守杭命子瞻作詩贈之者耳